

第一名

原來，那就是愛——為愛興訟

王麗娟

作者簡介與創作理念 /

資深臨床心理工作者所見所思。

約定時間已到，我焦慮的檢查攝影機儲存空間，心不在焉翻閱卷宗，排列三十張注音符號字卡與詞卡，再次整理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圖冊、積木、計分紙、碼錶就定位，一籃點心、餅乾和飲料等增強物，憤怒烏濕毛巾備用，萬事俱備。電動門開啟，小平頭下蒼白削瘦臉龐，兩隻斜眼穿透我射向天花板光影，空洞無表情，陳舊棉質衣褲遮住修長身形，腳下釘住不動任由保育員催促推拉，是重度自閉者沒錯。

問題在於，受鑑定人不是女生嗎？這個人是誰？

十分之一秒間，我嘲笑自己的吃驚，身心障礙少女常被隱去性徵，就像安養院長者莫辨性別，他們被保護，被剝奪獨特性，他們已經很難照顧，是以不能增加困擾。

回答智力測驗題目時，她還能平靜理智，我們以一小角洋芋片和大大微笑做鼓勵，這是臨床心理師的拿手好戲，準備進入關鍵程序。

題目很長，我一口氣念完：「你有沒有曾經被大人，或年紀比你大很多的人，在你不願意的情形下碰觸你的性器官或私處，例如：尿液的地方或屁股等。」她前後搖晃身體，無法說話，無法執筆，無法點指文字。我拿出早期療育課程常用的紅色圓點貼紙，希望她黏在二選一答案上，不料她立刻貼上後頸，拿幾張貼幾張。給她一小瓶水擺放答案位置，她著迷地微微搖晃，觀察水線規律變化。多方嘗試後，她以一瓶綠色沐浴乳做為表達工具，感謝飯店贈送好物。

「我試著不去談論、回想或感受那件事。0 從未這樣，1 很少這樣，2 有時候這樣，3 很多時間這樣，4 大部分時間這樣。」她拍頭、破壞答案紙、推人、推桌、丟出作答用瓶子、高聲叫「嗚」」。鑑定過程低氣壓，殘忍地依量表詢問91題關於經驗與感受題目，只得給出更多洋芋片，我知道她不想吃，她只是接受，以緩解情緒負擔。

交出五萬字鑑定報告後，天天等著法院傳喚。法官不傳我，幾度打電話問審理進度，表明出庭說明意願，書記官回覆「法官說沒有爭點」。時間在擔心中度過，沒機會出庭作證分明是壞預兆，還巴巴地上網查詢宣判日期。沒有人對宣判感興趣，只有我一人到庭，聽到無罪宣判幾個字，彷彿我才是天底下有罪之人，我辜負了她，坐在路邊哭到假睫毛掉下來。

經由檢察官上訴，最終出庭高等法院，我得到說明機會，也漸漸獲得現實感。身心障礙者終生處於受虐、受暴的高度風險中，一位無口語能力自閉症少女的文字表達，能夠被視為證詞，終致成案、審理、爭議、交付精神鑑定、審判、

上訴，已經是臺灣司法史上的首例，或稱奇蹟！沉甸甸卷宗記載許多人挺身守護她，反觀臨床心理工作中，許多自閉症者的父母師長仍然無視世界各國報告案例，視其為特例而非通案，終究沒能給孩子口語以外的表達機會，還好在文薈獎舞臺上，多位低口語或無口語自閉症者獲得肯定。

餵飯、穿衣是愛，把財產信託給孩子是愛，脅迫手足日後嫁娶務必帶著傻哥哥是愛。還有一種愛，是相信他有所受、能表達，即使千夫所指。

